

世界争议文学

SHI JIE ZHENG YI WEN XUE



女囚

Nu Qiu

[下]



达哈·玛拉依妮（意大利）◎著

刘化林◎译

远方出版社

他开始脱衣服。他说：“你也脱。”我像蜗牛一样慢慢地脱去衣服，又脱内衣。后来，到该脱裤衩时，我说：“啊，上帝，我来月经了！很抱歉，我有月经时，肚子特疼，出血很多，不能与人做爱，因此，我们得推后。”

他说：“月经要持续多少天？”我说：“明后天就可以了。”他说：“好吧，那我们就推到后天吧，不过，你确信是月经来啦？你让我看看血。”

我说：“别这样，我不好意思，这不是男人家的事；这我对你说过好些回了。你就等等我，两天以后我们玩儿，我向你发誓。”他说：“那现在我们什么也不能干吗？”

我说：“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就挨近些，我们一起睡；但你别碰我，因为我来月经时精神很紧张，我不舒服。”他说：“你说得对，请原谅；就这样好了。”

不过，他不让我走，我只得躺在那张床上，挨着他，与他盖一条被子。露琪亚在门旁的小床上打呼噜，而这个“亮眼睛”看着我过了整整一宿。

第二天我让他给我买了一件大衣和两双丝袜。然后，当我们在一家酒店里时，我拿起他挂在颈脖上的带圣母像的金项链，对他说：“你让我挂一会儿，行吗？”他说：“好的，拿去挂吧。”

他刚一把金项链放在我手里，我就站起来跑，随后就溜走了。我把他撇在那儿时，他手里还拿着咖啡杯，敞开着衬衣领子。

露琪亚再见到我时笑了。她说：“我的天啊！你把‘亮眼睛’给骗啦！他到处找你。”我说：“他找什么？我要是碰上他，保管让他的另一只眼睛也发亮！”她笑了。她说：“你暂时别露面，他会捅你一刀的。”

我到了本加西酒店，遇上了一个叫阿尔菲奥的人，我喜欢他。我们一起去跳舞，一直跳到夜里三点钟。我们又是玩牌，又是跳舞，又是唱歌，还有一个拉手风琴，另一个弹吉他。那是一个朋友们的集会，都是贼，但都很快活。

后来这个阿尔菲奥对我说：“我们一起去睡觉好吗？”我说：“好，去吧。”这个人我挺喜欢，是跟我一类的人，高高的个子，瘦瘦的，挺漂亮。但他五点钟得去上班，他在航空运输公司工作。他说：“没关系，这就是说，今晚我不睡觉了。”我说：“算了，反正没有人跟着我们，我们到星期天你有空的时候再说。”

就在那个星期，我发现这个阿尔菲奥跟我的一个女朋友勾勾搭搭，于是我不再喜欢他了，不再相信他了。对我很有吸引力，他是个长有褐色头发的漂亮的男人，还有一副漂亮的丰满的嘴唇。但我发现他跟一个叫黛莱丽的女人睡觉，那是个出卖肉体的女人，在维多里奥广场摆摊。

黛莱丽是我的一个朋友。我想：也许以后她知道我与阿尔菲奥的事，会很难过的；到时候我们会打起来的。况且，我不想要她剩下的。谁剩下的我都不要。我要的男人得整个儿属于我，否则干脆不要。

我穿着“亮眼睛”送我的东西，很漂亮。衣服是新的，大衣是新的。“要是我遇上托尼诺，”我当时想道，“不知他人有什么感觉？”我走在马路上时一直想着他，我总希望能在什么地方遇见他。

这样过了一个月之后，因为什么钱也没捞到，我不得不把大衣和鳄鱼皮鞋卖掉了。我回到露琪亚那儿去睡，因为好长时间以来，我一直在火车站过夜。

我走进她家门时，她对我说：“‘亮眼睛’在找你，他说一旦见到

你，就先给你一刀。”我说：“让他给我一刀好了，要是他有这个本事的话！让他拿着刀子来找我好了！我会捅他十刀，我能把刀子都吃下去！你瞧着！”

我装着胆大，其实我很害怕。我知道那人已经恼羞成怒了。

一天早晨，我真的在楼底下碰上他了。当时我正与一个叫奥尔加的女朋友在一起。她对我说：“你瞧，他兜里有刀子，你得小心！”

我一见到他，转身就跑。我碰上我的一位朋友他正开着车。我说：“带我走，快，快！”他说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我说：“有个疯子在追我。”我心里思忖着：“最好别回露琪亚那儿去了。”后来我真的没再回去过。

第二十章

我跟这个奥尔加走私香烟弄了点钱。当时可以弄到三、四百包香烟，每次出手几包。可以卖光了以后再交钱。

现在情况不同了。若你不提前付钱，就什么也不给你。要做香烟走私买卖，开始就得有钱。要是你没有钱，你就什么也甭想干。

我终于攒了点钱。我决定置一个家。我看到奥尔加有一套漂亮的全新的房子，说：“我也想有这么一套！”

她说：“你听我说，我给你一家出租房子人家的地址。你到埃内阿大街去，到那儿将会找到一间漂亮的房子，还有厨房，租金是一万二千里拉每月。要是你想去，就快去！”

我真的去了埃内阿大街，这条大街位于都斯科拉那火车站附近，我马上决定租下这个房子。但要租下来，得先付两万里拉押金。我不怕冒风险，夜里也去卖香烟，终于凑够了这两万里拉。

我说：“房子有了，可我拿什么往这个家里面放呀？”她说：“我有一个旧衣柜，是我姐姐的，我还有一张铁床，都生锈了，但可以睡人，这些都可以送给你；以后，你自己慢慢地再添置几件。”

我依言行事。我把这个房子和厨房要了下来，买了一床旧褥垫，奥尔加送了我一条床单，是补过的，但还能用，然后我又分期付款买了点新家具。

我签了期票，我从来没签过期票，我成了一个支付人了。我用什么去交付呀！我怕因为期票而再进监狱，但现在我什么也不付，我签了一大堆期票，我却不用再交款了。

我生平第一次有了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家。已经三十五岁了！我觉得自己太了不起了。我想：“啊！我终于有了一张自己的床，有了一间自己的房子，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舒舒服服睡它一觉，想什么时候起来就什么时候起来。”

我真的整整睡了一天。我困极了，我起床只是为了去本加西酒店，或是为了跟我的朋友奥尔加去卖点香烟。

我刚有了家，有了床，睡足觉了，我就开始腰痛了。我腰一痛起来，走路都弯着腰，几乎无法行走。于是奥尔加对我说：“我认识一个大夫，要价不高，你让他给你看看。”

我去找这位大夫，他让我足足等了两个小时，后来才终于接待了我，他说我是子宫附件发炎。子宫附件炎反射到肾部。他说：“你得打针。”我说：“谁给我打针？”他说：“我给你介绍个打针的，他要价便宜。”

他真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护士，这位护士手脚灵巧，挺会说话。大夫说：“这个人在圣·乔凡尼医院工作，他可以上门来打针，只要两百里拉。”我说：“好吧。”

这时，我把家里都陈设起来了：我添置了家具、椅子，窗上还挂了红色窗帘。那个男护士是我在家里接待的第一个外人。

他到了以后，我马上给他一把新椅子坐，椅子腿的包装纸还没剥掉；我请他喝杯茴香甜酒，吃块饼干。我见他满意地环视着四周。他说：“房间虽小，但挺不错；你把房子陈设得挺好，挂了窗帘，摆上了家具，真像一只糖果盒子，很漂亮！”“很干净，”他说，“非常干净！我很高兴喝这杯饮料，因为你是个干净人。”说着，他一口气就喝光了杯里的酒。

每次他来，我都请他喝一小杯。他给我打了针，然后就坐下来，

我们聊一会儿。我对他说我进过监狱，我遇到过一连串的不幸。

于是他对我说：“我有个小舅子因为偷窃和斗殴而关在牢里；我想让你认识认识他。”他老是与我谈这个小舅子。我不听他的，我不感兴趣。我说：“为什么你老跟我谈这个小舅子，我真不明白。”

他总是给我提这个小舅子。他还在我面前把他夸了一通。他说：“他挺漂亮，壮实，聪明，人也很好；等他出狱，我介绍你认识认识他。”他的话我根本没听进去。我头脑里始终想着托尼诺。出于礼貌，我心不在焉地答应着，但我对这个小舅子根本不感兴趣，况且老是听他谈论，我就更觉得这个人令人讨厌了。

过了一个月，我停止打针了，这个护士也不来我这儿了。可是，一天早上，我还在床上躺着，听见有人敲门。就是这个护士，他大声喊着：“黛莱莎！黛莱莎！能进来吗？你看我把谁带来啦？”

我打开门，跟前有三个人：护士，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。他说：“这是我妻子，叫阿尔芭，这是我的小舅子，埃尔科莱托，就是我曾跟你谈到过的那个。”

“噢，”我说，“很高兴认识你，你们请进！”我还穿着睡衣，还没换上正装。我到厨房去梳了梳头。然后我给他们端了杯茴香甜酒。

我问：“你们喜欢喝桔子水还是茴香甜酒？”他说：“茴香酒。”这个小舅子一边喝着酒，一边环顾着四周。我不喜欢他，我觉得他像个傻瓜。他长得不丑，但我觉得他是个大老粗，完全是个乡巴佬。我已经三十六岁了，他三十岁。但看上去他比较年轻，像是二十六岁。

我们开始随意聊天。我谈到了我的哥哥奥兰多，他原先在普罗奇达监狱里，后来转到索里亚诺·德奇米诺去了，因为他用椅子砸了看守的脑袋。他问：“他为什么要用椅子砸看守的脑袋呢？”我说：“因为在普罗奇达监狱里，我哥哥发现一个名叫佩肖利尼的人与修女串通

偷盗好的东西吃，而把烂的坏的东西给囚犯吃。”

“监狱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。”这个小舅子说。我说：“是这样，我哥哥奥兰多就告发了这个佩肖利尼兜销腐败的东西，但他们回答说，腐败的是他自己；于是他发火了，他揪着修女们的头发喊道：‘我们看看是谁腐败！’为此他被抓了起来，而且被捆在床上一个月，他让一个朋友写信告诉我的。”

这位小舅子说：“我认识女议员卡尔拉·卡波尼。”他说：“要是你想给你哥哥捎什么，我可以帮忙；明天我就来接你，我们去找这个卡尔拉·卡波尼。”

他这样关心我哥哥的事，我开始对他有了些好感，不过，我还是不喜欢他，因为我看他土里土气的。而且我自己说：“谁知道他是不是真认识这个女议员，谁知道！”

第二天他来了。他说：“我们到卡尔拉·卡波尼家去！”我们朝马尔科尼大街走去，这位女政治家就住在那条街上。一路上他没跟我说什么，他很谨慎小心，很有礼貌。

我们到了那儿，上了楼梯，敲门。女佣人说女议员不在，她离开罗马外出了。“她什么时候回来？”他问。“两天以后。”女佣人回答说。

我们就这样走了。他说：“这样吧，我们改天再去，星期六去吧。”我们约定好星期六去。

不过，去找卡尔拉·卡波尼完全是他的一个借口，这我后来才知道。他明明知道女议员不在罗马，他事先已打听了。他看中了我，他想在我面前露一手，就是这么回事。

但我看不上他。他长得不难看，留着小胡子，笑起来挺好看。他很温情，多愁善感，我挺喜欢。但我觉得他太粗俗了，我不喜欢他的

穿着打扮，脚上是老布鞋，上衣是粗绒布做的，纯粹是乡下佬一个。

但他却喜欢我。白天，晚上或夜里，当我睡觉时，他总来找我。他敲门。我问：“谁呀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是我，埃尔科莱托，我想跟你说一件事。”我问：“什么事？”他说：“你得去给一个受洗礼的孩子当教母。”我说：“这个时候你来跟我说这个？”他说：“开开门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我打开门。他进来，喝一杯茴香甜酒。他说：“你应该知道，我跟一个女佣人生了个孩子。我本来打算跟这个女佣人结婚的，但由于我在牢里时，她跟我的朋友鬼混，所以我跟她就此中断关系了。”

我说：“我对你干什么，不管是现在和过去，都不感兴趣。”他说：“好吧，我这样说是出于真挚。”然后他对我说：“明天我外甥女洗礼我得当她的教父，你来当她的教母好吗？你一定要来，因为我说你已经接受了。”

这样，我就参加了他的外甥女的洗礼。女孩子胖胖的，很漂亮。洗礼那天，在圣·乔瓦尼医院当男护士的那个人家里热闹地庆祝了一番。

埃尔科莱托的父亲也来了，是个留有黄胡子的老头儿，还来了许多朋友，男的女的都有。他们闹腾，狂饮。气氛很欢快，他们又是唱又是跳。面条和糖果来回传递着。

这天晚上埃尔科莱托向我求婚。他公开对我说他爱我，说我是他所要的那种女人，要我跟他一起生活。他说：“我有能力让你当太太的！我干活，你在家呆着，我们搞一个漂亮的家。”等等。我连听都不听他的。我不喜欢他。

他始终坚持着。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约会，但最后我总是不依从他。他对我没吸引力，但他并不罢手。他常来敲我家门，陪我到外面

吃晚饭，陪我去看电影。他竭力要使我爱他。但我很固执，我没让他说服。

有一天，那位护士对我说，请我跟他和小舅子去农村吃晚饭。他说：“知道吗？埃尔科莱托找到了工作。”

“在什么地方？”我说：“在托伦蒂诺公爵家干活，”他说，“在潘达诺·博尔盖塞，他当农场的管家。他捉了一只鸡，搞到一块鹿肉；他搞了一只鹿留着呢，我们烤鹿肉吃。你一定得来，你来不来，埃尔科莱托可在意啦！”这个护士就这样甜言蜜语地奉承了我一番，我被他说服了。

他们来接我并让我跟他们一起走。我到潘达诺·博尔盖塞去了。埃尔科莱托在那里已经安顿好了，住在管家的一所房子里，有床，有厨房，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树林。

我到了那里，我们吃了不少肉，我们喝了很多酒，我也有点醉了。当我已经很累而且已昏昏欲睡时，他们就把我与埃尔科莱托放在一起睡在床上。

我当时没能反抗，我想走。后来，一方面因为有点儿累了，另一方面我对这个男人也有点儿好奇心，所以我就留下与他呆在一起。我做对了，因为我喜欢上了他，直到现在我仍喜欢他。

早晨我醒来时，已经很晚了，我把头伸出窗口看，见他赶着马在院子里来回跑。他昂首挺胸地走着，我开始想：唉，他并不丑！举止行动挺有风度，我开始爱上他了。

在潘达诺·博尔盖塞干的是乡下活，很累。每天早上埃尔科莱托五点钟就得起床。他去饲养奶牛、母鸡和马匹。他去装运干草，饲草，谷糠，他老是去装运口袋。

他在庄园里当小管家，身上穿着打过补钉的裤子，头戴一顶毛皮

帽子。吃的东西从不短缺，但活儿很多，老有牲畜要照管，它们得进食，生育，睡觉，拉屎，活儿永远干不完。

每当埃尔科莱托在那儿时，总有一个女的一把抓住他的胸口。她威胁他，打他。那就是跟他生了孩子的那个女人，她叫切西拉。这个女人老来跟他纠缠，而他却没有办法摆脱她。

我对他说：“你赶不走她，你无法采取行动，我跟她去说。”他说：“你别去，应该由我劝阻她，她是个善良的女人，心地不坏，得心平气和地对待她。”

她真的不坏，但是爱抱怨，爱敲竹杠。她不时地来找他，手里抱着那个孩子跟他大吵大闹。她说：“这孩子是你的，现在你得娶我！”就连那里的其他农民也开始议论说他不能与这个切西拉继续来往了。

于是有一天，埃尔科莱托对我说：“你知道我想对你说什么吗？为了摆脱切西拉，我得离开这儿，这样她再见不到我，她心里就会平静下来。”

他真的不去干活了。他离开了潘达诺·博尔盖塞。他在那里干了五个月。他们付他的工资不低，给他蔬菜、鸡和葡萄酒。事情就这样结束了。

一个曾经与他一起干活的人还来我家找过他。他说：“埃尔科莱托，你怎么不来干活啦？托伦蒂诺公主说了，她无论如何得跟你说话。”

但埃尔科莱托没有去。他没有与公主谈话。他就这样丢掉了那份工作。都是因为这个与他生了个孩子的切西拉。

于是我们开始为生活而奔波，我们开始在弗拉戈内拉的树林里寻觅采集蘑菇。我们采了好几篮子蘑菇，把它们交给卖水果的。他们付我们不少钱，那是时鲜菜。

采集蘑菇得十分小心，因为有些蘑菇无毒，而另一些与无毒的蘑菇样子相仿，但不能吃。

譬如你找到一棵厚实、光润、呈褐色的蘑菇，在近旁你会立即发现也有这样厚实呈褐色而又光润的蘑菇，但却是有毒的。

要是人吃了，就会全身浮肿后死去，而且把内脏从嘴巴里吐出来。

得特别留神那种与无毒蘑菇相仿的蘑菇，得留神蘑菇头盖底下显出的某些玫瑰色肉筋，就像人身上的青筋一样，它们是危险的标志。那些细管里面有剧毒。

埃尔科莱托鉴别蘑菇很在行。我们到弗拉戈内拉的树林里去。我们开的小汽车是刚买来不久的倒手货，是转手两次的旧车。这辆白色的小型客车，早已破旧不堪了。它经常抛锚，埃尔科莱托就躺在车子底下，用铁丝把零件捆起来，粘好，凑合修好后，我们再继续往前开。

这辆汽车耗油特多。我们老得备几桶油带着。那是用过的油，很便宜，散发着腐烂的死尸味。一次，我们错把橄榄油当汽油加上了，汽车开始吱吱作响。

晚上我们回到家，就吃蘑菇烧土豆，蘑菇烧菜花，蘑菇下面条。我们喝好多酒。然后我们就高高兴兴去睡觉。

那是我一生中美好的一段时光。早晨我们起得很早，喝杯咖啡，然后就到树林里去采蘑菇。我们在树林中度过一天的时光。中午我们坐在草地上，拿出一块面包和香肠作午饭。天黑时，我们就把蘑菇装在汽车上回家了。

后来蘑菇采光了。树林里只有烂泥，在里面走路又滑又容易陷进泥里，都快成猪圈一样了，再也采不到什么东西了。于是，埃尔科莱

托开始到处转，找到了一个当泥瓦工的活干。我呆在家里，他去砌砖，调石灰水泥，整天手都浸泡着。他手上的皮都烧坏开裂了。我用醋、面粉和杏仁油调成药膏给他敷上，但他不愿意抹。

后来，有一天晚上，他与几个朋友去酗酒。他从墙头上摔下来，一条腿摔坏了。因为他没回来，我去找他，我发现他在地上拖曳着身子说着：“啊，上帝啊，您救救我吧，您救救我吧，我再也受不了啦！”

我送他到医院，他们给他的腿上了石膏，让他躺在一张床上，他发起高烧来了。我每天都去探望他给他送炒饼，鱼片和杏仁点心。因为医院里吃的比监狱里还差，他们以是病人为借口只供给稀极了的面汤和鸡翅膀，即使是个小孩子也填不饱肚子。

一个多月以后，埃尔科来托的腿总算治愈了。可是我再没有钱维持生活了，我把走运时买的那个大衣柜卖了，把一台能收到世界各个电台广播的收音机卖了，那收音机的外壳是桃花心木做的。我把偷来的一只手提箱卖了，甚至把埃尔科来托送我作生日礼物的那只手表也卖了。

他们把他的腿治好了。不过，他们告诉他说，走路得在鞋里垫一个厚垫，因为那条摔断的腿短了几厘米。

我说：“为什么会短了几厘米呢？”他说：“不知道，在治疗时，骨头缝接过了。不过，我觉得腿治得不好。”“不管怎样，能走路就行。”我说道，并把他带回了家。

有段时间，我们就靠吃面条和面包度日，我们连买点儿咖啡的钱都没有。房东太太不时地来催我们交房租，我们已有五个月不交房费了。

于是，有一天我们把一切都卖了，搬到他那个与护士结婚的姐姐

阿尔芭家去住。我们没有把要搬走的消息告诉房东太太，她来找我们时，发现套间全空了，房客不见了。她不知去哪儿寻找我们，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。

阿尔芭的家很大，在靠近电影城那边，房子很漂亮，有两间卧室、客厅、浴室和厨房。埃尔科莱托与我睡一个房间，阿尔芭和她丈夫睡另一间。

我总是跟姐妹们打交道，这是命。我命里注定总是得跟姑奶奶们过不去。原先我那没娘的丈夫跟他那两个阴险狠毒的姐妹过日子，现在我这另一个没娘的男人也是跟姐姐过日子。

每天早晨我与埃尔科莱托出去找点挣钱的事干。护士去医院上班。阿尔芭留在家里。她是个贪吃贪喝的女人，特爱喝酒。她喜欢呆在家里，她老笑，是个傻瓜蛋。

没有什么可笑的事时候她也笑。人家伤心流泪时，她却笑起来。她听到一件不幸的事时，不仅不掉泪，还想笑出来。她看到一个人感到很难受时，竟会狂笑不已。

有一次，埃尔科莱托、她和我，我们去看一个死人。这可怜的人肚子鼓得像座房子。他的肚子是死了以后鼓起来的，肚子里胀满了气。

我们走了进去，我看着她，她看着死人突然哈哈大笑起来。

我挽住她的一只胳膊，把她拉到外面。人们转过身来看我们。他们说：“你们是来吊唁死者的，可你们还笑！”因为她的笑也传染给了我；我们俩人像傻子似的一个劲儿地笑。看到死者肚子胀得跟鼓似的，我们就忍不住笑起来了，到了马路上我们还是笑不能抑。

现在阿尔芭已经死了。她是几个月以前死的，埃尔科莱托对她很有感情，他们经常吵架，但他们很亲的。以致有人说他们之间的关系

不正常。人们说：“你没见埃尔科莱托对他姐姐像对妻子一样黏糊吗？”但这都是谎言和嫉妒，因为他们常常相互帮助，所以他们才这么好。他们俩人很合得来，就像我跟我哥哥奥兰多一样。

起初，在这位姐姐家我们吃不饱饭，因为我们找不到挣钱的活干。后来，埃尔科莱托发现了经商的路子，我们就开始买卖食油和床单之类的东西。

我们从一个叫博罗尼的人开的一家油料作坊买来油。上面写着“橄揽油”，实际上是带点儿橄榄味的豆油。我们以三百里拉一公斤买进来，然后再以五百里拉一公斤卖出去。我们最好的主顾是乡下的饭馆，他们每次买五十公斤或是一百公斤，这样，我们就赚到点钱。

此外，有一个叫佩皮诺的人给我们送床单。这个佩皮诺在一个批发商那里干活，他常偷出几包床单来给我们，我们再转手卖出去。所得的钱我们对半分。

不过为了不丢掉工作，他不能偷得太多。有时候他一两个星期不来，后来见他来了，我说道：“佩皮诺，给我们带什么来啦？”他说：“一包床单。”我说：“值多少？”他说：“每包值十五万里拉。”我说：“好，我们试试看他们给我们多少。”

我们把崭新的包裹原封不动地带去给我们认识的商人看，他们付给我们原价值的一半或三分之一，在我们急着出手，隐约感到警察的威胁时，他们有时甚至只给我们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。

我们还有私下的顾客。有一位住在帕里奥利的太太，她以低价买下这些偷来的东西，然后以高价卖给住家。

我很不喜欢这个住在帕里奥利的夫人。不是迫不得已我是不会去找她的，因为她像对癞皮狗一样对待我们，有时候她还训斥我们。她老是说：“你们这些是贼，是人类的灾难，你们为什么不去工作？你

们没有做事的愿望。”

我们在转悠过程中，要是遇有机会，就随手抓点东西。埃尔科莱托不会偷窃。我挺行。我对他说：“你把车子停一下，我去捞点什么。”我看到一所没人看管的房子，窗子敞着，我就溜了进去，拿了东西就走。

有一次我偷到一辆漂亮的雷涅亚诺牌的崭新的赛车，我们把它绑在汽车顶上，大伙都看这辆赛车，它太漂亮了。

我们舍不得卖掉它。我们把车子送到一个叫马西莫的窝主那里，他住在夸德拉罗，他想付我们一万五千里拉，我说：“不行，我们到别处去卖，这辆车不只值这点儿钱。”

我们真的到了另一个叫乔治的窝主那里，他别号叫“小虫子”，因为他肚子里长满蛔虫，他一直在治疗，但始终未能痊愈。虫子从他的屁股里爬出来，他不时地从屁股眼里抽出一条虫子来，把它放在盛满油的小罐里。

这个“虫子”，我不知道是因为他肚子里长虫子，还是其他什么原因，他身体很棒，结实，强壮，脸鼓鼓的，手很肥胖，腿很粗壮，脖子很粗。看得出来，虫子并不损害他的身体健康，因为他都快八十岁了，但身体比我还好。他付给我们二万里拉，我们就把车子给他了。

我们与阿尔芭一起还挺合得来。只要常给她捎长颈大肚瓶装的葡萄酒和几公斤肉就行了。她特别喜欢吃动物的内脏，肝、腰子、肚子、心什么的，还有脑子、爪子之类。她很喜欢吃肉，是食肉动物。不过，她最喜欢喝葡萄酒。每当我们给她捎葡萄酒来时，她高兴极了。我们有时候付她房费，有时候不付，但她从不抱怨。

她丈夫在医院工作，有时当担架员，有时当护士，根据需要，他

在医院里对付着干。他做买卖，拉皮条，什么都干。他为医院里所有的人寻找女人，不管是医生、担架员还是护士，他都管给找。

他到这些妓女家去打针，他全认识她们，有好的，也有坏的。他还认识已婚女子，名门望族的小姐，单身生活的寡妇，他认识各种人。

他到她们住处去打针，然后就与她们聊天，他热情、和蔼可亲、喜欢聊天，他能让别人理解他，他也理解别人，他先试探，然后婉转地提出想法。他说：“有一个男人特别想您，他爱您都快爱疯了。”然后他来安排约会，从中赚钱。

这个抬担架的特叫人厌恶。有一次他还欺侮我。他对我毛手毛脚的，很不正经。我说：“你注意，你要是不就此罢休，我就去告诉埃尔科莱托！”

但他根本不在乎，他继续背着妻子侮辱我，他碰我胸部，摸我的大腿。

有一天，我和他打了起来，我对他说：“你实在太叫我恶心了，你太丑，我不喜欢你。要是你长得好看点，也许我会喜欢你；但是你又丑又笨，你令我感到厌恶。”

于是他一把抓住了我，把我顶在碗橱前面，用嘴巴贴着我的嘴巴。他说：“吻我一下！”我说：“你给我滚！你口臭，你的牙全坏了，你像污水沟一样臭！”

他的牙齿生了黑锈，而且靠近牙龈有一排半月形黄垢。对我来说，头等重要的东西就是牙齿。我爱上了埃尔科莱托可以说是因为他的牙齿，他的牙齿洁白健康。

总之，当时我看着他那口黑牙，说道：“即使你给我一百万里拉我也不会吻你的！你叫我恶心，我吻了你就得呕吐。”他盛怒之下打